



## 察察有理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思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# 外行看足球:落后要挨打

快下高速时,时间是晚上8点过,常规情况,简单吃点晚饭后进家门。老公宣称他不饿,不想在外吃饭,心里暗喜可以节约钱钱,他接着说,买点卤菜回家看球赛,原来早有计划。

世界杯期间的酒和卤菜一定销量倍增。球赛总是和这两种物质紧密联系,看屏幕中男人奔跑,需要食物的刺激增加荷尔蒙分泌。平时斯文的老公,抓起鸭脚鸡脚啃得津津有味,好在他不喜酒。

打开电视,韩国—瑞典的比赛已进行到75分钟,1:0瑞典领先。亚洲男子柔和的面部特征,在欧洲男子刀刻的刚毅面庞前,总觉得少了点力道,输球是基因遗传问题,没什么遗憾。中国国足总也打不进世界杯,那是因为中国男子的仙风道骨,适合练推手的太极,而不是竞争极强的足球。

老公看韩国队落后,并没有亚洲人的同仇敌忾,希望他们追平比分,反而希望瑞士保持胜利。问:同样是别人比自己优秀,为什么有时会产生嫉妒心理,有时会产生崇拜?神回复:远的崇拜,近的嫉妒;够不着的崇拜,够得着的嫉妒。远交而近攻,老祖宗的处世之道,人性之弱点也。

第二场比赛比利时—巴拉马。这些国家地属哪个州,在地球的哪个角落,理科女早已记不得。文科男耐心,把一本世界地图册翻出来讲解。比利时是欧洲国家,巴拿马是中北美洲国家。为了帮助我理解他们的国土面积、人口数,老公以咱家乡达州为例,换算比例,形象地比较两个国家的大小。

于是我知道,比利时大小约是达州2倍,人口1.5倍;巴拿马面积4.5倍,人口1/2。一个国家,不过与我大中华下的、一个省下的、一个5线城市差不多大,自豪之心油然而生。但他们能在世界杯上踢球,我们达州就去不了。

老公普及足球常识:比利时是强队,有“红魔”之称,巴拿马较弱,第一次打进世界杯。奏国歌时,两边的运动员都穿红色,很担心待会儿踢球时,观众分不清是哪边队员。还好,踢球时,巴拿马换上了白色球衣。

国歌声中,比利时队镇定而轻松,习惯不惊的模样;巴拿马队则显得激动而紧张,全力以赴的姿态。也是,毕竟第一次跻身足球最高规格赛,压力很大。黄色蓬松卷发的巴拿马队长,棕黑色的脸庞流下

动情的眼泪。男人的泪水最能打动人心,何况是万人瞩目、灯光照耀下的绿茵场,用尽全力也控制不住的泪水。我立即放弃谁帅支持谁的原则,心属巴拿马,希望新人挑战成功。

看足球比赛我一般是磨皮擦痒,看书浇花刷手机等多种活动同时进行。上半场都没进球,时间就到了12点。真球迷和伪球迷的差别,有一点是看他能不能坚持看完一场比赛。老公显然是伪球迷,嘴里嘟囔,再不进球就睡觉。

下半场,靠意志力和运气带来的0:0比分被打破,实力明显占优势的比利时,稀里哗啦灌进3个球,3:0完胜巴拿马。

看来动情的眼泪、众志成城的决心、神明保佑的运气,以及我的期盼,都改变不了拿实力说话的残酷现实。落后就要挨打,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,呼口号、喊决心,表面功夫做得再足,都不可能让自己实力改变。唯有不断地发展、学习、进步,才能让自己强大,才有机会赢得比赛。

赵医生看不懂球,却生出无数感叹,多情应笑我,幸未早生白发。其实,我希望巴拿马赢,却买了比利时赢的彩票,谁真的会把赌注押在弱者身上。

# 我的回龙中学生活

□陈自川

闭上眼睛,初中求学读书的一些情景便会浮现脑海,仿佛回到熟悉的校园,与风华少年们一起欢乐一起调皮,无忧无虑地徜徉在学海。

从陈家沟到回龙初中,不近不远,十里地。从大陈家沟出发,过陈家沟小学、火电厂,再与回龙街道擦肩,要多走二十分钟。从对门坡踩盘路山,望老红军墓,路要近些,经常从这条路到学校。与小姐姐相伴而行,天未明就响起姐弟俩的脚步声,到学校时住校生揉开惺忪的眼刚上早自习。小姐姐初三住校,就是我一入走这条寂静小路。四队反背下去是一大片坟地,阴阴森森,又是早晚经过,见不着人影,一声乌鸦或老鼠打架,都会让人毛骨悚然,很多黎明时分就是这样提心吊胆地穿过那片坟地,急急地走到谷口,看到烟火人家,才长舒一口气。

抵达学校,初中第一学期,感觉没有特别异样,似乎只是比陈家沟小学人多,比较拥挤。那个时候,小学语文老师不是教如何写作文,而是教我们背作文,考试时就把哪一篇默写出来。就像学校旁边那条小河成了静止的死水,可是,它还是会一直东流。各科老师都登场了,最不能忘记的是地理先生龙维林,他上课从来不拿讲义和课本,空手就来到讲台,便开始滔滔不绝祖国大好河山,峨城山下的娃儿第一次见识这样的人,于是,这一科最感兴趣,也是高中分科选文科的重要原因。

地理课经常是第二节,下课就做课间操,班主任李老师,来看看有没有对齐的,我使劲地与前面的同学对齐,可是,每一次他都捉到我,说我没有与前面的对齐,在做完操后,叫几个同学来练对齐。现在想来,那是什么原因呢?或许是没有看前面

同学的后脑勺,或许是以前面同学的左肩或右肩去对齐了,或许是想对齐,而总是做不到对齐,更或者可能是,专门与老师作对,就是不对齐。

教室隔壁就是李老师的寝室,一个同学把一匹砖弄松动了,叫我去推,一下子就把那匹砖给推到李老师的房间里了,他门又是关着的,这下就恶了一个洞。我才发现,是那个同学搞的恶作剧,上了一个当。李老师来了,一问,那个同学就说是我搞的破坏,自然就要被当场批评,还要叫我把那个洞给补好。补也没有什么手段,就是把那匹砖捡起来又塞进缝里,一面再贴了一张报纸了事。李老师有次遇见我妈,他就说,你儿子真还有些名堂,啥子事不做,尽搞些空灯儿。

初二上学期,阴雨寒冬星期天,爸妈与大姐上地劳动。妈临走时叫我与小姐姐在家先烧桐壳,然后把桐壳灰煮开,再牵麻布滤掉灰,最后用桐壳灰水洗衣服。与小姐姐牵起过开水,她没有捏紧,一只手松了,那沸水立马淋下来,泼在我右脚上,痛得瞬时倒地,小姐姐七手八脚帮我脱去袜子,右脚脚背的皮都被扯下来一大片,红红的脚背像极了被拔光毛的鸭子。中午,妈妈回来叫我在尿里浸泡,虽然感觉有一丝凉快,脚拿出来后,比先前被烫了还要痛。峨城山下的老家,还未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,二哥在开中读高中,大姐由于吃不饱饭放弃了读书,在家里跟爸妈务农,大哥已分家,哪儿有钱去买肥皂洗衣服,父母能让我们去读书就是上天的恩赐,只有用土办法洗衣。治我的烫伤,爸妈最先用土办法,而不是去找医生。可是,还是不起效果,脚背上水汽不干,不能下地走路,学也没有去上。最后,不得不去喊村医来治,天

天打老版青霉素,打得屁股痛得不得了,还是未见好转。爸听人家说,七厘散治烫伤,又到天师去买了回来,脚背才干了水汽,没有流黄水,慢慢地长出新肤,拄着棒棒勉强走路。一月后,爸妈轮流背我到学校,进教室,我的课桌已搬,李老师以为我不读了要降级。那时少有课外书,有伤在家,能做什么呢,就把自己的课本反复地看,不懂的就问哥哥姐姐,这样在家坚持自学,到校后也没有觉得拉开了多少距离,这一学期期末考试,还是班上第一名。考了第一名,似乎忘记了那一月的痛苦。如今爸妈八旬,他们上楼很费力,我却一次没有背过他们。或许就是这段不堪经历,让我形成学习自觉,初三时做各科练习题整本整本地刷题,根本不用老师布置。

初二下学期行将结束,七月暴热,一天中午吃了饭,去学校前面的新宁河洗澡,别的同学衣裳一脱就往下跳,我也跟着跳进河里。殊不知,那时我连狗刨式都没有学会,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,现在想来真是可怕。事后方知,那个地方是一个滩,四周浅,中间深。跳下去,我就在水中冒一冒的。一起去的崔同学,大家都知道他很会游泳,可是,他没有来救我。可幸我命不该绝,小姐姐班的一个同学,他吃了午饭到学校来,正是从对面晃着蹚水过来,他把我的头发抓起,带到了岸边。后来的后来,才知道崔同学为什么不救我,是因为我带到学校的咸菜,没有给他吃。试想,如果没有这一次的奇遇,说不定早就去拜唐僧了。

四十年,弹指一挥间。这些少年的瞬间不时爬上心来,记之,不失为人生点滴,虽不是大悲大苦大彻大悟,倒亦乐得让人书写。